



四大名人演义

刘罗锅传奇

〔清〕无名氏著



7242.4
27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罗锅传奇 / (清) 无名氏著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12

(四大名人演义)

ISBN7 - 228 - 06786 - X

I . 刘 . . . II . 无 . . . III . 章回小说 . 中国—清代
IV . 1242 .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206 号

四大名人演义

刘罗锅传奇

[清] 无名氏 撰

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新华书店 总 经 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大 32 开 12.25 印张 286 千字

ISBN7 - 228 - 06786 - X / I · 2491

定价 (全四册): 46.00 元 本册: 11.50 元

前 言

因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而被重新发现的刘墉(绰号:刘罗锅),算是历史人物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其特殊处在于外表的丑陋与内心的善良成强烈对比。因此,看过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都把刘罗锅当作艺术家的虚构,却不知这个外号“罗锅子”的就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刘墉。

据《清史稿》(卷三百零二,列传八十九)记载,刘墉是内阁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山东诸城人,乾隆十六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兼太子少保,嘉庆九年卒,终年八十五岁。死后,“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清”。刘墉“工书,有名于时”,为官则“有清名”。

本书即根据刘墉任江苏江宁知府期间的案狱故事加以整理、加工而成。本书原为北京蒙古车王府所藏的说唱鼓词,经后人分回标目,整理为一百零六回。

这部书描述了清乾隆年间,吏部天官刘墉(刘罗锅)不畏权贵,惩办贪官污吏,为民伸冤的故事。书中的刘墉不仅正气凛然,执法如山,还具有市井细民的狡黠。如第十七回《嫌礼轻总督斥忠良》写道:万般无奈的刘墉也去给总督高大人送寿礼,却只送了价值两吊铜钱的牛肉、白面、干粉、大米,外加豆腐、木耳等。这份“寿礼”理所当然被高大人拒之门外。于是,刘墉逢上寿的官员便说:“高大人传出话来咧,今年不做生日咧,礼物全不要。”看到众官员把礼物抬了回去,尚不甘心,索性拿个马扎子,坐在高大人的辕门口,“替”高大人挡驾。这一来,高大人借做寿收礼的美梦彻底破灭了,气得他只嚷嚷要让刘罗锅“认认我是谁”。从这一举动中,我们看不到士大夫的道貌岸然,却很难发现民间机智故事中的人物(如阿凡提、解缙之类)的影子,这使刘墉具有了市民的机灵

与智谋,从而成为一个鲜活生动、易于被老百姓认同的人物。

刘墉是一个秉良心与道德,在宦海中沉浮的人物,因此,作者以更多的笔墨写了他为官的无奈,写了他不畏权势、为民请命的悲壮。如第二十八至三十五回,刘墉审理的是候选知府吴仁与嫂通奸杀兄案。经过一番单独提审与明查暗访,可以推断出吴仁的确杀死了其兄吴祥,但没有物证,不能定罪。于是,刘墉决定开棺验尸。决定一出,舆论哗然。上有高总督软硬兼施的亲笔求情信,下有秀才朱亮引经据典的礼数规矩说。最糟糕的是,三次仔细检查,甚至剖腹检查死者的内脏,都未找出一丝被谋杀的痕迹。一瞬间,刘墉被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书中有大段韵文刻画了他当时的心态:

“……内外五形全验过,并无破绽与伤痕,眼下真若无缘故,叫我怎样对人云?……丢官罢职却是小事,有玷先父刘氏门……浩荡皇恩别当轻。刘某丹心无二意,也不过,臣子知恩好尽忠。苍天怎不遂人愿?……此事叫我如何办?就是神仙也不能。”

秉公执法、尽忠职守,并不是为升官发财,只希望能无愧于天地良心,无愧于先人。但,工作在重重压力之下,小小的差错都将导致一场灾难。要想伸张正义,要想替弱者出头,要想认真地做好一件事,就必须承受上上下下的诘难与非议。因为,正义与真理不善于用诡辩与矫饰伪装自己、保护自己。刘墉正是这样一个正直、善良、办事认真踏实的人,也正因此,他才会数度成为贪官污吏的靶子。

刘墉之外,本书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人物是江宁府衙的承差——陈大勇。这个人物是作为“侠”的代表出现,他的出现表明,这部书已由单纯的公案小说,演变为侠义公案小说。

陈大勇“本是武举出身,做过一任运粮千总,因为他押运漕粮来到通州,遭了漕粮的噩耗,把个千总丢咧。后来无可以为进身之道,所以在这江宁府的衙门当了一名承差”。可见,陈大勇是个出身贫寒、武艺高强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他小心翼翼地守着“承差”这个职位,因此,最初,他对刘墉的“忠”便带有无可奈何的盲从心理。如第三回《陈大勇领命探真情》,刘墉命他夜半装鬼,窃听人言,他不明究里,只觉得“竟和

作贼一般同……亲戚朋友知道了，往日声名一旦扔”，即使如此，仍然不敢对上司的话有所驳斥，而是说“既当此差由他使，叫上西来不敢东”。这是封建社会里，“民”对“官”的畏惧，是顺民意识的表现，这种心理体现出的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忠”不是为了劫富济贫，只是为了巩固自己为奴的地位，这与秦汉时期那些“以武犯禁”、“济贫救急，谦让不伐”的侠士相距何止千里。

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的影响，因此，在其后的几次大案中，每逢刘墉被囚遇险，陈大勇首先想到的是，这是朝廷命官。他的“忠”不是针对为民撑腰的刘墉，而是针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因此，在九十四至一百零六回中，当段文经、徐克展等人被逼无奈而落草为寇之后，虽然他们并没有危及良民，陈大勇仍然奋力“擒逆匪”。没有“义”、“信”的操守，只有“忠”的条例，这便是以陈大勇为代表的“忠侠”的特点。这个特点显示出儒家思想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正因为这种影响力，公案小说才从“冤报型”演进为“清官型”，因为，冤报型公案小说是以受害者为主，“对封建统治阶级迫害下层人民的罪恶多有谴责”，而在“清官型”公案小说，清官是皇恩浩荡的象征，是被统治阶级得以安心做奴隶的精神寄托。

同时，本书也是一部市井平话小说，因此，其语言具有浓郁的口语色彩。为了适应说唱的需要，作者采用韵散夹杂的写法，叙述用散文、描写用韵文。韵文采用琅琅上口的白话，以长短相兼的句式出之，使其既有内在的韵律美、节奏感，又顾及了市民阶层的欣赏能力，显得“文不甚深，语不甚俗”，别具一格。

从结构上说，案狱故事的新奇性、刺激性使这部小说在设置悬念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整部书显得情节曲折、悬念迭出。如第七十至七十七回，为查清圣水庙老妇丢失女案，刘墉带上陈大勇，乔装改扮入庙探访，但这是个尼姑庵，他们被挡在外面。怎样了解庙里的真实情况？刘墉想到利用妓女秀兰。秀兰顺利进了圣水庙的后院，发现庙内暗室中藏着三个僧人，任意奸淫。案情至此大白，秀兰却被其中一个僧人认出，刘墉的意图被全盘托出。由此引出淫僧行刺知府等故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故事就这样层层推进着。

毋庸讳言，该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刘墉在明查暗访时，对于案件相关人物，总是从外貌断善恶，认为“鹰鼻相衬近视眼，这宗人，定然好色爱淫风”（第二十九回），认为“女犯桃花定主淫”（第三十回）。……这使作品带上了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

目 录

第一回	乾隆爷钦点江宁府 刘罗锅重审李有义	(1)
第二回	刘大人微服访案情 白翠莲神乱卜吉凶	(5)
第三回	刘知府危言试女主 陈大勇受命察隐情	(8)
第四回	陈大勇装神弄鬼 白翠莲叫屈骂贼	(12)
第五回	青儿再请刘罗锅 知府巧解冤魂咒	(16)
第六回	刘知府留心钟自鸣 焦素英情伤绝命诗	(17)
第七回	观音堂巧遇金马快 金六家偶识钟自鸣	(22)
第八回	讨赌资妙语探真情 回衙门公人交苦差	(24)
第九回	王明枷锁白翠莲 刘墉当堂接诉状	(27)
第十回	白翠莲诉冤说隐情 钟自鸣胆怯供真凶	(30)
第十一回	刘墉严责刘知县 徐五强抢周月英	(33)
第十二回	万人愁横行霸道 刘罗锅改装私行	(36)
第十三回	进茶馆刘墉听口风 入徐宅罗锅探虚实	(39)
第十四回	刘罗锅身隐牢笼 陈大勇夜入虎穴	(42)
第十五回	徐五家知府脱险 十里堡官兵剿贼	(46)
第十六回	围巢穴困兽犹苦斗 战恶贼官差争立功	(50)
第十七回	高大人总督府庆寿 刘知府衙门口挡客	(55)
第十八回	高总督为难刘知府 女头案牵连男尸案	(59)
第十九回	验双尸刘墉细留神 扮郎中大人找线索	(62)
第二十回	刘大人酒店听风 贪色者话里有因	(65)
第二十五回	害人命李四中邪 驱鬼祟刘墉逞威	(67)
第二十二回	莲花庵外拾腌尸 城隍庙里捉李四	(71)
第二十三回	李四昧心杀盟弟 王明苦命收腌尸	(75)

第二十四回	王明得信促二楼 鞋匠贪财误盗尸	(78)
第二十五回	俏尼姑偷情私生子 明知府顺藤又摸瓜	(82)
第二十六回	王明见色起歹意 刘墉装神断疑案	(86)
第二十七回	莲花庵奸夫行凶 城隍庙淫尼服罪	(90)
第二十八回	父母官小庙验丐尸 忠义人大道告冤状	(94)
第二十九回	刘大人茔地传讯 吴举人堂上辩理	(98)
第三十回	吴仁巧言辩吴旺 刘墉设计赚寡妇	(101)
第三十一回	叔嫂大堂上露馅 主仆小巷里卖饼	(105)
第三十二回	刘大人留宿小酒铺 吴二匪醉酒透真情	(109)
第三十三回	高大人手书托人情 刘知府剖棺验死尸	(114)
第三十四回	验死尸三惊刘罗锅 假殉情再闹吴家茔	(117)
第三十五回	抱不平吴二挺身 暗通奸叔嫂害兄	(122)
第三十六回	玉皇庙强人劫客商 大堂上公甫喊冤枉	(127)
第三十七回	王自顺投奔杨家庄 两兄弟力战众强盗	(131)
第三十八回	句容县错判血头冤案 刘知府提审文炳文芳	(134)
第三十九回	索巨贿贪官陷武举 详审案刘公明罪过	(138)
第四十回	胡有礼心虚认罪 吴皂吏胆大通匪	(141)
第四十一回	拒招罪吴信挺刑 赚赃银刘墉用计	(145)
第四十二回	杨举人见赃认银 崔地方露底摊牌	(149)
第四十三回	说实话吴信招供 施毒计恶皂报复	(153)
第四十四回	陈大勇受命捕贼首 镇江宁设宴庆生辰	(156)
第四十五回	众贼商议救吴信 承差得机入匪窝	(159)
第四十六回	白沙屯匪奴求救兵 小柳村差官探虚实	(162)
第四十七回	陈大勇怒喝捉强贼 镇江宁缓言讲义气	(165)
第四十八回	李文华贪色生淫欲 宗婆子受贿说私情	(169)
第四十九回	何月素保节留遗书 狗肉王醉酒起歹心	(174)
第五十回	狗肉王情急杀二嫂 半憨子夜半得隐密	(177)
第五十一回	狗肉王移祸赵掌柜 店小二残杀王保儿	(179)
第五十二回	文华唤地方验尸 孙兴揣遗书告状	(182)

第五十五回	王知县受理命案 李文华屈打成招	(185)
第五十四回	刘知府提审原告被告 李傻子喜遇私访民官	(188)
第五十五回	罗锅子访问无头疑案 小傻瓜暗说杀人真情	(191)
第五十六回	刘知府提审真凶手 狗肉王交待嫁祸计	(194)
第五十七回	刘墉断双尸疑案 李五喊折财屈冤	(198)
第五十八回	刘墉装病求神医 圣母贪财弄玄机	(202)
第五十九回	金花圣母露馅现形 罗锅老爷知情判案	(206)
第六十回	张掌柜爱贪小便宜 赵恶霸横抢娇妇人	(210)
第六十一回	赵通强抢外甥女 张宾状告山大王	(213)
第六十二回	赵通仗势行霸道 刘墉私访扮客商	(216)
第六十三回	刘墉路遇丧门神 赵通劫持罗锅子	(218)
第六十四回	刘大人沙河驿遭擒 陈大勇守备府搬兵	(223)
第六十五回	官兵围赵府捉贼 众仆随盗魁拒捕	(225)
第六十六回	王守奋力敌丧门神 陈大勇大战净街王	(227)
第六十七回	富豪强枉法受刑 穷秀才贪赌输妻	(230)
第六十八回	节妇绝命劝赌徒 举人忍痛告土豪	(235)
第六十九回	刘大人上表奏命案 乾隆爷下诏旌烈女	(240)
第七十回	老民妇喊冤告状 刘知府得情起疑	(244)
第七十一回	刘罗锅古庙探秘 小尼姑井岸卖俏	(249)
第七十二回	陈大勇圣水井救主 刘罗锅知府衙觅妓	(253)
第七十三回	妓女夜宿圣水庙 淫僧巧遇秀姑娘	(258)
第七十四回	净空逼秀兰吐实情 天然入府衙行暗刺	(261)
第七十五回	陈大勇于夜战恶僧 刘知府详验凶器	(264)
第七十六回	僧尼贪淫图侥幸 差官争先围古庙	(267)
第七十七回	战凶僧大勇擒盗寇 搜古庙承差救难妇	(271)
第七十八回	刘罗锅进京面圣君 乾隆爷设计试忠臣	(274)
第七十九回	刘罗锅封银告御状 乾隆爷爱才命主考	(278)
第八十回	装饥民欲探赈情 当小褂却招是非	(282)
第八十一回	罗锅子买赈粮讲理 吞钱兽施淫威用刑	(287)

第八十二回	杨缺德认罪赔钱	刘大人带枷赴京	(291)
第八十三回	刘墉参劾闵上通	圣上御封大学士	(295)
第八十四回	受钦命巡察河道	查文案体恤民情	(297)
第八十五回	老家丁为主鸣冤	贪知县图财枉法	(301)
第八十六回	黄锁头深夜请客	李武举牢中临难	(305)
第八十七回	刘大人梦惊三圣庙	李国瑞脱难监牢中	(309)
第八十八回	钱知县贪财设毒计	陈大勇奉命查真凶	(313)
第八十九回	冯吉小酒铺中认大勇	承差玉皇庙里见凶徒	(317)
第九十回	饮酒作乐淫徒狎妓	里应外合客差捉贼	(321)
第九十一回	淫僧深夜里逃命	英雄二更天入庙	(325)
第九十二回	半边俏俏试英雄	陈大勇勇战凶徒	(329)
第九十三回	萧老儿落入法网	刘罗锅理清冤案	(333)
第九十四回	熊公子恋慕小美人	段皂头拒绝李衙役	(337)
第九十五回	熊公子当面提亲事	李衙役背后进谗言	(340)
第九十六回	买强盗诬谄段文经	探大嫂同情结义兄	(343)
第九十七回	兄弟结盟欲劫牢	好汉入衙杀熊杰	(346)
第九十八回	抱不平活捉熊恩缓	劫大牢释放众囚徒	(349)
第九十九回	段文经妻女自尽	富协台官兵追贼	(352)
第一〇〇回	段文经柳林逃难	柳龙子古庙聚义	(356)
第一〇一回	无名榜惊动大名府	中秋夜会聚城隍庙	(359)
第一〇二回	靳知府擒刘奉得机	刘大人谕军民捉贼	(362)
第一〇三回	徐克展茶馆打苦工	陈二衙设计赚真凶	(365)
第一〇四回	陈县丞衙门立案	徐克展公堂造反	(367)
第一〇五回	众官兵勇斗逃犯	徐克展威振八面	(370)
第一〇六回	徐克展逞威闹德州	刘大人擒贼奏乾隆	(372)

第一回 乾隆爷钦点江宁府 刘罗锅重审李有义

大清江山一统，军乐民安太平。万国来朝纳进奉，朝出贤臣刘
名墉。出口成章合圣明，这才亚似孔孟。这位爷家住在山东，天生
扶保大清。

此书的几句残歌念罢，亦不多讲。话表咱本朝乾隆爷年间出了一位能臣，祖上系山东青州府管诸城县人氏，这位爷本是当初刘老人刘统勋之子，姓刘名墉，外号罗锅。他本是荫生出身，今蒙乾隆爷的皇恩，御笔亲点金陵江宁府的知府。

这位爷钦命紧急，不敢怠慢，吉日起程，要去金陵江宁府上任，并无携带家眷，只带一名小内厮张禄。爷儿两个乔装打扮，张禄儿肩扛着被套，一直的出了海岱门；往西一拐，顺着城根，又到了宣武门；复过了吊桥，往南直到菜市口；往西一拐，顺着大街，又出了彰义门；门脸上雇了两个毛驴，爷儿俩骑上了大路。

刘大人一心上路去到金陵，小井过去到大井，枳荆坡穿过又往西行，爷儿俩催驴果然快，登时间过了芦沟晓月城，眼前就是常新店。良乡县换驴也不必明。涿州南关吃了顿饭，刘大人爷儿两个又登程。此书不讲桃花店，一直的径奔河间大路行。德州打尖穿过去，恩县济宁州一溜风。包庄王家营将船上，渡过黄河又登程。路程歌儿不多叙，那一天，望见金陵一座城。刘大人爷儿俩正走之间，望见金陵城。十里堡打了尖，又雇了两个毛驴，爷儿俩骑上往前走，不必再表。

且说江宁府的书吏三班人等，自从接着转牌，说乾隆皇爷御笔亲点江宁府的知府刘，不日到任，众属下人役天天在接官亭坐等闲谈，等候迎接新官上任。这一天众官吏正在等候，忽见两个人骑着两头毛驴迎面而来。众下役一见齐声断喝：“哟！还往那走？这是接新官的所在。

再往前走，仔细把驴腿打折！”后面的张禄儿一声断喝，说：“胡说！这就是你们江宁府府台刘大人！”众役闻听是刘大人，吓得跪倒在地，还有众属下也都在道旁打躬，说：“卑职等迎接来迟，在大人的台前请罪。”刘大人一摆手，众官吏人等齐都后面跟随，登时来到接官亭上。刘大人下了毛驴，赶脚的瞧见这个光景，发了蒙咧，腹内说：“好的，怪不的雇驴时节也不讲价，我说这个买卖我可搁住咧！好，谁知道是我安着翅子骑了来咧，拿定我的官驴了！”说罢上前接驴，回头就走。刘大人是何等的官府，看见赶脚的钱也不要咧，拉驴而去，就知是他不敢来要钱。大人忙叫张禄，小厮答应，大人说：“到底打发他的驴钱，他是个穷民百姓，不可白骑他的驴。”“是。”张禄儿高声喊叫：“赶脚人回来！大人有赏。”赶脚闻听大人有赏，他连忙跑回来咧。张禄儿拿了一吊钱，递与那人，那人接过，叩了头，谢了赏，扬长而去。

刘大人这才吩咐：“看轿过来。”众下役答应，搭过四人大桥，栽杆，去了扶手，刘大人猫腰上轿，轿夫上肩。执事前行，大轿后跟，开路锣鸣，响声震耳。

清官坐上四人轿，执事排开往前行。军牢头戴黑红帽，衙役吆喝喊道声。上打一柄红罗伞，下罩清官叫刘墉。军民百姓齐来看，大道旁边闹哄哄。但则见：刘大人头戴一顶红缨帽，缨儿都旧发了白。帽胎子破上边青绢补，老样儿沿子大宽。五佛高寇一般样，那一件青缎褂子却有年，浑身都是窟窿眼。茧绸袍子真难看，方脑官靴足下登。刘大人一身行头从头算，总共不值两吊铜。众军民瞧罢不由得笑，说道是：“这位官府真露着穷。”按下军民闲谈论，再整那大轿人抬进了城，穿街过巷急似箭，府衙门在眼下存。大轿已把辕门进，滴水檐栽杆轿落平。张禄上前去了扶手，出来了忠良干国卿。迈步翻身往后走，张禄相跟在后行。

刘大人下了轿，一直到了后堂坐下，吩咐张禄传出话去：“今日晚了，明日早堂，伺候受印，升堂办事。”这张禄答应迈步往外而去。来至堂口站住，照大人的言词传了，众官吏役人等散去不表。

张禄进内回明了大人，大人点头，随即吩咐：“张禄，把咱们爷儿俩剩的干粮，掏出来罢。”“是。”小厮答应，不敢怠慢，打被套里面掏出来

咧。什么东西？还有咱这京里带去吃剩下的两个硬面饽饽，还有道儿上吃不了的叉子火烧。刘大人并非是图省盘费，皆因是他老人家很爱吃这两宗东西，所以不断。又吩咐：“张禄儿，你去告诉厨役：一概官员送的下程饭食，咱爷们全都不要。你拿咱们的钱，买他三十钱稻米，煮点粥，搭着这两个干粮，算咱爷儿俩的一顿饭咧。”这张禄答应，照言而办。不多时粥也熬得咧，端了来，摆在桌上，一碟老咸菜，打发刘大人用完。张禄撤下家伙，也饱餐了一顿。及至他们爷儿俩吃完了饭，天气也就晚咧。张禄儿点上灯烛，在一旁站立，爷儿俩又说了会子闲话。天交二鼓，刘大人说：“连日走路劳乏，打铺安歇罢。”这张禄答应，登时打开被套，安置的妥当；刘大人宽衣解带，上床安歇。张禄也去歇息，一夜晚景不提。

霎时天光大亮，张禄起来，请起大人净面更衣，茶罢搁盏。清官爷说：“传出话去：本府立刻升堂，受印办事。”这张禄答应，迈步翻身，往外而走。来至堂口站住，高叫：“马步三班人等听真，大人传话：立刻升堂，受印办事！”外边人齐声答应。张禄又回明了大人。不多一时，大人身穿朝服，闪屏门，进暖阁，升公位坐下。有那属下的官吏、牢头、禁子、乡约、保证人等，叩见已毕，两旁站立。大人座上吩咐放告牌抬出，然后再观看那些州县详报的文书。

瞧到江宁府的首郡上元县刘祥呈报：“本县北关以外路东，有一个开店之人，姓李名叫有义。夜晚间有夫妻二人，下在他的店中。李有义图财害命，用尖刀将男子杀死。女子逃跑，不知去向。现有李有义的口供原招为证。”大人看罢上元县这一角文书，说：“且住。店家既然把男人杀死，女子焉能逃跑？就便逃走，他的男人被害，岂不替他夫主鸣冤告状？依本府看来，这件事大有隐情在内。罢罢，我刘某今日既然在此处为官，必当报国为民，须得把此案判断明白，此免良民遭屈，叫凶徒漏网。”刘大人想罢，座上开言说：“值日承差何在？”“有，小的朱文伺候大人。”说罢跪倒下面。忠良说：“你速去到上元县监中，将店家图财害命这一案，提到本府座前审问。”这承差答应，站起身来，下堂迈步出衙而去。不多一时，把店家李有义提到当堂，跪在下面。

众位明公，像金陵的江宁县，就和咱们这保定府的清苑县、北京的宛平县都是一样，全在城里头，所以来的剪决。书里交代明白，言归正传。

且说那承差朱文，在下面打了个千儿，回说：“小的朱文，把店家李有义提到。”大人一摆手，承差站起，一旁侍立。清官爷举目留神，朝下观看：

清官座上留神看，刘大人打量李家貌与容，年纪约有五旬外，他的那残目之中带泪痕，跪在下面听吩咐，瞧光景内中一定有屈情。大人看罢开言问：“那一民人要你听；既做买卖当守分，如何无知乱胡行？岂不知杀人要偿命，王法无私不顺清。因何开店将人害？本府堂前要你讲明。”老民见问将头叩：“大人留神在上听：公相要问此事，我的那满腹冤屈无处明。小人既然开客店，焉敢为非把恶行？那一晚男女二人来下店，都在那二十一二正年轻。小人盘问他来历，他说是夫妻人二名。小民闻听是女眷，开店人焉敢多管别事情？租了我正房一间钱二百，一壶茶来一盏灯。诸事已毕小人去，房中剩下他二人。不多一时攒更鼓，他夫妻二人吹灭灯。小的前边把门户看，还有那几辆布车在我店中。偏偏他们要起早，天有五更就登程。小人起去开门户，打发布车离店中。霎时之间天光亮，小民想叫他夫妻好早登程。走近门首抬头看，房门倒锁少人声。小人开门观仔细，此事应当了不成！不知女子往何方去，光剩男子在房中。四脚拉叉炕上躺，仔细看被人杀死赴幽冥。小人观瞧把魂吓冒，同地方一并呈报到县中。上元县的老爷将尸验，把小人屈打成招问罪名。今日里幸蒙大人提来问，拨云见日一般同。望大人秉正从公断，爷的那后辈儿孙往上升。这就是一往从前事，但有那一句虚言天不容！”说罢下面将头叩，刘大人座上开言把话云。

第二回 刘大人微服访案情 白翠莲神乱卜吉凶

刘大人闻听店家李有义这一片言词，座上讲话说：“李有义！”“有。”清官爷说：“你暂且下去，待本府把恶人拿住，自有水落石出。”李有义叩头，青衣带去不表。且说刘大人又办了些别的公事，这才退堂，众役散出衙外，不必细表。

再说清官爷来到内书房坐下。张禄献茶，茶罢搁盏，登时摆上饭来。大人用完，张禄撤去家伙。忠良闲坐，自己思想，说：“李有义这件事情，虽然是屈情，但不知杀人凶犯是谁，叫本府如何判断？”大人为难多会，说：“要明此案，必须如此这般，如此这般。我何不扮作云游老道，出衙私访？一来访访凶徒恶棍，再看看这里的世态风俗。”刘大人思想之间，张禄儿走进门来。大人说：“张禄儿，把我的道袍、道冠、丝绦、水袜、云鞋、毛竹板全拿来。”这小厮答应。

住了。有人说：“你这个说书的，说的推诌了。这唐书、宋书，飞刀飞棒，任凭怎么诌、怎么吹鬼，无有对证，倒说唐宋的人还活到至今不成？断无此理。而你说的这部书，刘大人他老人家还健在，谁不知道？你这个书要按着唐宋的古人词那么撒谎，怎得能够？我们就知道，刘大人从自幼做官，至而今到了中堂的地位，并无有听见说他老人家当过老道，那来的道家的衣服呢？你这个书不是撒谎么？”众位明公有所不知。现在这一位白脸包刘大人，不同别的官府；当着他老人家面，还敢说。要好体面衣服，自是真正的无，有也只是舍不得穿，总没见过他老人家挂过画。要讲这道袍、僧衣，庄稼佬穿的小棉袄子、胖袜侉酒鞋，这些东西倒全有。这是怎么个缘故？皆因他老人家爱私访，这都是早预备下的做官的行头。不知道那一改，妆扮了什么样，所以讲了个现成。书里交代明白，言归正传。

张禄儿去不多时，都拿了来咧，放在面前。刘大人登时把自己身上

衣服脱下来，换上道家的衣袍，拿了一个蓝布小包袱，包上一本《百中经》及两块毛竹板，诸事办妥，眼望张禄说：“我的儿，本府今日要去访民情，衙门中大小事体，小心照应。本府不过晚上就回来。”张禄答应。大人又说：“你打后门送出我去，休叫外人知道。”说罢，爷儿两个并不怠慢，大人站起身来，小厮拿起那个蓝布包儿，一齐往外而走，穿门过夹道，来至后门。张禄上前将门开放，可喜这一会并无外人。清官爷慌忙走出门来，张禄把那小包袱递与大人，刘大人接来挎在腕上，说：“诸事小心着。”“是。”张禄答应，关门，不必细表。

且说大人打背胡同来至江宁府的大街上，举目观看。

清官来至长街上，举目留神左右观：来来往往人不少，江宁府果然热闹非凡。刘大人瞧罢，掏出毛竹板，咷咷呱嗒响连声，口内高声来讲话：“众位乡亲请听言：有缘早把山人会，瞧瞧大运与流年。求财问喜来会我，道吉言凶下安坛，六壬神课瞧灾祸，净宅除邪保安然。《麻衣神相》分贵贱，行人音信来问咱。算着只要钱一百，算不着倒罚一吊钱。有缘的前来把山人会，错过今朝后悔难。”刘大人一边吆喝朝前走，一座茶馆在眼前。大人迈步走进去，坐在旮旯那一边。堂倌一见不怠慢，慌忙就去把茶端。香茶一杯端进去，放在大人桌上边。忠良吃茶闲听话，只听那七言八语乱开谈。这个说：“上元县北关出了怪事，店家杀人真罕然。”那个说：“杀了男来跑了女，这事真真闷死咱。”这个说：“上元县去将尸验，店家抵偿陷在监。”又听一个开言道：“众位仁兄请听言：要提店里那件事，起根发脚来问咱：死鬼名字叫伊六，家住上元在东关。这小子一生不把好事干，天天去把狗洞钻。一分家私花个净，他爹妈生生气死赴阴间。伊六并无把女人娶，这可是何处来的女红颜？后来又闻听伊六将京上，找他舅舅叫季三。这季三前门外头做买卖，金鱼池窝子里面大发财源。提他外号人人怕，前三门谁不知道季老么！”这人言词还未尽，忽又听那一个高声把话云。

这个人正说到高兴之处，忽又听那边有个人讲话，说：“老仁兄，要提起这一件事情来，你只知其一，不晓其二。你听我告诉你：伊六这小子不是上了京吗？在金鱼池他舅舅季三那做了二月买卖。季三就给了